

王家卫电影中的情绪

王家卫作为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华语电影中最具“独特”风格的一位，被国际熟知且有众多标签，而他电影本身有一种情绪自内而外的散发，并能够为观众所感知并达成共鸣。不管是电影的故事或人物，还是整体的氛围都在表达着一种情绪。

《旺角卡门》中阿华和阿娥在细节处层层递进的爱情；《阿飞正传》中孤傲，叛逆的阿飞与苏和咪咪的感情纠葛，警察对苏短暂相识产生的情愫，张学友对咪咪的感情；《堕落天使》五个孤独人物之间三两交杂的情感；《重庆森林》里失恋的何志武与神秘女杀手的相遇，阿菲倾心的编号 663 的警察；《花样年华》里在复仇中互生情愫的周慕云和苏丽珍……他的故事总是以细腻见常，电影中没有过多的人物，过于复杂的情节，甚至大部分没有完整的故事和情节，他电影中的爱情没有剧烈的感情矛盾所产生的冲突，情感的大肆宣泄来使得观众共情，而是通过单个人物内心情感的外化来寻找共鸣，他的情感如同一股暗流，在黑暗中侵蚀着人物的内心，相识是暗生的情愫，那么相离便是暗中的撕扯。不同于其他表现爱情的导演通过失恋的事件过程构成表达人物的痛苦，却够真实且直抵心灵的同观众达成共鸣。《旺角卡门》中阿娥与阿华初次相见，安静温柔的阿娥神秘的闯入他的生活，如同阳光侵袭进入黑暗的一抹暖色，之后凌乱的家中焕然一新整洁有序，阿娥在家中做饭，两人一张桌前吃饭，这种细微的变化便是暗中慢慢滋长的情愫，充满了整个房间，使得观众从细微之处窥得电影中人物的感情变化与电影的情绪，同观者进行交流，牵动着观众的情绪。《阿飞正传》中阿飞偏执叛逆的性格对待苏和咪咪的决绝，以报复的心态对待养母，暗中传递的是一种迷茫漂泊的无归属感。阿飞用情感上放荡不羁来派遣内心孤独，维护着自己脆弱的心，苏失恋之后夜晚徘徊在阿飞住处附近，与陌生人倾诉情感上的痛苦，警察在夜晚安慰帮助着苏走出感情，两个人在倾诉与被倾诉中相互温暖，所有人物在内心孤独的状态中试探性的靠近，彼此的温暖侵入深藏在外表之下的孤独的内心，也通过影像沁入了观众的情感体验中；《重庆森林》中失恋的何志武和警察 663 将情感外化，对着家中的物品诉说心声，用物体承载自身的情感，大量的独白使人物一直处于喋喋不休的状态，因为人的情感不能共通，所以“会过期的凤梨罐头”“哭泣”的毛巾和房间……它们不再是物体，开始承载情感与回忆，表现着

人物无处诉说的内心的孤独与封闭，在一个角落演着无人知晓的独角戏。“0.01公分”“6个钟头后”“25000里上空”以数字时间的精确性来表达情感上模糊的东西，理性具体量化了感性，任何事物都有期限因此感情也变得脆弱不堪。边缘人物在建构的虚幻的空间中找寻爱与失去爱的迷茫与孤独的状态，使得观众的情绪瞬间在影像与现实之间架构起桥梁，存在于电影的虚幻之中又脱离现实而真实存在。《花样年华》将表现的人物重心全部倾注周和苏两人身上，温文尔雅的周慕云和含蓄内敛的苏丽珍的爱情在狭窄压抑的空间与社会道德的束缚之下暗中滋生。细微情愫在两人重复的生活，举手投足之间产生，周和苏爱而不得的压抑与痛苦为观众所感知。他的电影中人物处于边缘，孤独且迷茫，人物在另一个时空进行着接纳与拒绝，停留与逃离，爱与被爱。

他的电影在氛围上的营造，是影中人情绪的表达和观众作为“梦中人”情绪上共通的重要因素。《旺角卡门》如画，香港霓虹下的街景，红蓝交织，生活在江湖的华仔多出现在夜晚肮脏混乱的街道餐馆，这种氛围诉说着他灰暗的生活状态，阿娥如画中人走进他的生活，虚幻不真实，亮堂的房间和大岷山的风景营造了清新安逸的环境氛围。《重庆森林》如梦，绚丽的色彩配合快节奏的剪辑，配合王菲“梦中人”的歌曲，编号663，阿菲，观众都是处在迷乱与虚幻的梦中人。

《阿飞正传》如雨，连绵不断的小雨是阿飞心中持久的孤独状态，瓢泼大雨是人物情感的宣泄，配合西班牙异国情调的乐曲，这种始终处在雨中低沉的氛围是迷茫漂泊的情绪传递。《花样年华》如花，小景别小景深的使用和精炼的剪辑留下酒店未知的空间和相处过程，这种潮湿阴郁的弄堂，幽长狭窄的过道，上海老式的摆件，房间旧式的布景，各式各样的旗袍，随着人物的情感而发生变化，搭配华尔兹的音乐散发着六十年代的记忆中的味道，“如同蒙尘的玻璃，看得到摸不着”，怀旧与回忆的花香也于不知不觉中沁人心脾，与导演一同回到六十年代体验周和苏的爱情，追忆似水年华。

同样这些都有共通的一点，改变的内心都从道具房间入手外化，阿娥整理华仔混乱的房间；阿菲改变警察663的房间以及警察663自己收拾旧物件；苏到阿飞家中取走自己的物品，电话亭，腕表都成为联系寄托着一份情绪；带有唇印的香烟，苏到菲律宾取走寄托着情感的拖鞋，电影中每段爱情逝去后环境和物品仍有一种情感，带有的是遗失，怀旧，孤独，是关于记忆的情绪。也有了人物的逃

离情绪去试图遗忘，逃离感情，孤独，内心甚至逃离记忆。